

張恨水點評「專家」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內地就流行過一個「段子」，說的是：「在深圳隨便扔一個小石子，能砸到三個經理；在北京，能砸到三個處長。」無非是調侃深圳商人多、北京官員多的幽默說法。

然而，經理多、處長多，不如今日「專家」多。網絡、報紙、電視，形形色色的「專家」，真的是聲南山之竹都寫不完。發生了什麼新聞，即便雞毛蒜皮，也會有「專家」出來指點江山；沒有新聞，也攔不住「專家」無中生有。教授之多，也曾招致些許非議。但教授、研究員頒授，至少須有一間大學、研究所來頒授；就算加上「客座」二字，也總有個主人家出面。而「專家」，卻是真正的「無王管」。不管哪裏的角色，扣上「專家」的帽子就開始信口雌黃。

張恨水寫過一篇《豆皮專家》：「一家賣湖北豆皮的小食店，在門口豎立一塊紙糊木牌，大書『豆皮專家』四字，我不免一驚。人家耗費幾十年精力，研究一種學術成功，還不敢在名片上自署專家，只能讓社會上去自然推許。而這家小食店老闆，對於用麵粉豆汁在鍋裏貼薄餅的小玩意兒，怎好自命專家？『專家』云者，別人不能，只有我能之謂也……大街上專家招牌，也就漸漸多起來。甚至我所住的鄉場上，也有兩位嶄新的專家招牌出現。一是鋼筆專家，一是椒鹽花生專家。自此以後，大概湯團大王，排骨麵大王，為了適應潮流起見，都要變成專家了。」

張恨水最後「吐槽」：「真正的專家，只有乾受這份兒幽默了。」此文寫於一九四二年。始知「專家」之氾濫，原非今日才有的怪現狀。但小店家自抬身價，無非是要小聰明的宣傳噱頭，所影響也不過是店門口幾十米，轉過街角，也就眼不見為淨了。哪裏比得上如今「專家」們，從股票到炸彈，無休止地噴着唾沫星子狂轟濫炸？



瓜園蓬山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女媧搏黃土作人

人為什麼有不同？有人富，有人窮。有人尊貴，有人平凡。東漢應劭《風俗通義》（《風俗通》）保存了一個答案：原來，跟女媧造人的方法有關。

《風俗通》說：「俗說天地開闢，未有人民，女媧搏黃土作人。」天地有了，山河有了，只是地上還空空蕩蕩，沒有人。於是女媧拿起黃土，加水揉捏，一個一個把人造出來。既然是親手製作，自然可以慢慢塑造，這裏捏一下，那裏修一下，相當精細。

問題很快來了：天下這麼大，要捏到什麼時候？《風俗通》接着說，女媧「劇務，力不暇供」，工作實在太多，忙不過來。她想到一個提高生產效率的方法：「乃引繩絀於泥中，舉以為人。」拿一條繩子放進泥漿，再抽起來一甩，泥點四散，落到地上便成了一個又一個人。這一下，速度快多了。

可是，手工製作與大量生產，品質就有了分別：「故富貴者黃土人也，貧賤凡庸者絀人也。」那些由女媧親手捏出來的，成了富貴之人。那些從泥繩甩出來的，則成為貧賤凡庸的人。原來人生是否富貴，決定因素竟然是女媧當天忙不忙。

女媧造人的神話，本來只需要回答「人從哪裏來」，卻又說到了「人為什麼不一樣」。其實，無論是親手捏出來，還是用泥繩甩出來，大家用的不都是黃土嗎？材料相同，造物者相同，最後還全部叫做「人」。不同的，只是製造的過程，但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所以說，細節從來都是關鍵。

又說，後來女媧覺得即使使用泥繩造人，始終還是太慢，而且人終須一死，總不能永遠由她一個個造下去。於是，她乾脆讓男女婚配，使人類可以自行繁衍。富貴貧賤的人就這樣一代一代繁衍下去，當初究竟是手捏還是繩甩，我估計慢慢連女媧自己也分不清楚了。

如果事情是這樣的話，我只能說：女媧啊女媧，你當年急什麼呢？慢工出細活，讓那些親手造出來的人慢慢繁衍，不就好了嗎？不過，再想深一層，又如果真是這樣，那我也可能根本不存在於世了。



普通讀者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賞秋何妨八大處

北京的秋是很可貴的。說起北京賞秋的地方，全國知名的大概是香山。近三十年前，我初到北京。剛入秋，就迫不及待去香山看紅葉，可惜當時沒有智能手機，查不到紅葉變色率實時播報。所見之葉幾乎全還綠着，偶有幾片泛黃，也難以支撐秋意。只得在山下「買賣街」買了幾張隔年紅葉標本，聊寄秋思。

在北京待得久了，方知看紅葉不一定去香山，整個西山，都是賞秋好去處。北京這個地方，既有關乎皇家威儀的極盡豪奢，也有符合平民趣味的極致質樸。這一特點同樣反映在地名裏。中國文化裏的東南西北，本可申發出許多意味，但北京的「西山」，平平淡淡，京西之山總名是也，惟歷史悠久，金元之際就有西山的叫法了。

「西山」指涉地域很廣，大概佔北京市的五分之一。可賞秋的，大體包括離城市更近的香山、百望山、鳳凰嶺等。我近年去得多的是西山八大處。此地依山建有八處寺廟，始建年代從隋到清，分別是長安寺、靈光寺、三山庵、大悲寺、龍王堂、香界寺、寶珠洞、證果寺，是以得名。

用網絡語言來說，八大處屬於當地人景點，與香山相比，組團來的外地旅遊團不多，少了一份喧鬧。與百望山相比，八座寺廟各有特色，靈光寺供奉釋迦牟尼靈牙舍利，尤受修行者所重，多了一份歷史底蘊。我以為，安靜的自然環境、沉潛的人文氛圍，恰是秋的氣質。四季流轉，周而復始。居於其間的「秋」，不正是從喧鬧向沉寂的過渡，從熱烈向冷遽的緩衝嗎？

拾級而上，密林之中可賞秋色層層不窮。我近年去得多的是西山八大處。此地依山建有八處寺廟，始建年代從隋到清，分別是長安寺、靈光寺、三山庵、大悲寺、龍王堂、香界寺、寶珠洞、證果寺，是以得名。

展覽的靈魂回望

魚水契。」雅！傳奇的君臣際遇被濃縮在此，蕩氣回腸。

而去了西安的朋友則目睹了另一種渾厚與雄壯，展覽似乎是關於漢代歷史的，結語是：「他們無聲，卻守望着萬里河山；他們無名，卻鑄就了家國永固。」短短兩句，將歷史深處那些無名將士與工匠的重量，穩穩地托舉了起來。

看着這些來自內地博物館的驚艷文案，不禁想起香港展覽的結語，也有一種不遑多讓的自豪。記得之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辦三星堆特展，

走到最後，牆上寫着：「銅鳥一覺醒來，時間已經飛行了三千年，太陽還是那個太陽。」雖然展覽早已落幕，但當初看到這句話時，那種被宏大時間尺度擊中的震撼，至今依然深印腦海。還有香港文化博物館裏的「金庸館」，出口處的結語極為洗練：「向來痴，從此醉，昔時因，今日意。」寥寥數字，道盡了武俠世界的快意恩仇。

好的展覽，豐富的文物與史料固然是重要的核心，而最後的結語亦是畫龍點睛的好時機。誠然有不少展覽

染，駐足佛殿則觀法相莊嚴。身邊不時走過的，或是周末登山放鬆的一家，或是相約徒步健身的友人，或是結伴上香還願的信眾，當然也有獨自賞玩的遊客。大家神態坦然，步履輕鬆，包裹在散漫的秋風裏，任由柏葉松針落在頭上肩上，無聲地與今年的新秋互相致意。



知見錄
谷中風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的結語硬性拔高、強行昇華，以至落於俗套，但那些雋永、悠長的，總能令人念念不忘。

專欄的最後，用我自己多年前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看到的結語作為結尾吧。在那展覽的最後，牆上是先生振聾發聵的名言：「無窮的遠方，無數的人們，都和我有關。」

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《不存在的罪人》

游說、讚賞和鼓勵，Lowen再找不到推搪的理由，達成協議，搬進作家家，整理後者的筆記和手稿，為暢銷系列續寫新章。Lowen登堂入室後，才知道Verity於車禍後患上僵直症，動彈不得，無藥可醫，須由私人看護全程照料。Lowen也漸漸發現，這間奢華大宅隱藏的秘密不只一個，她還找到Verity一篇沒有公開的「自傳」，逐頁翻閱這位作家不可告人的黑暗往事。

《不存在的罪人》有大反轉式的扭橋劇情，眼見不為實，觀眾看到最

後，相信仍然滿腦子問號。譬如Verity真的就是最邪惡的那位？她在自傳、信件所寫的，到底是真相，還是她最擅長寫的故事？抑或兩者俱假？最後似乎成為大贏家的Lowen，繼承了Verity的一切，包括名譽、丈夫、兒子、財富，Lowen未必早就別有居心鳩佔鵲巢，但隨着故事發展，她是妒忌還是想彰顯自己認為的正義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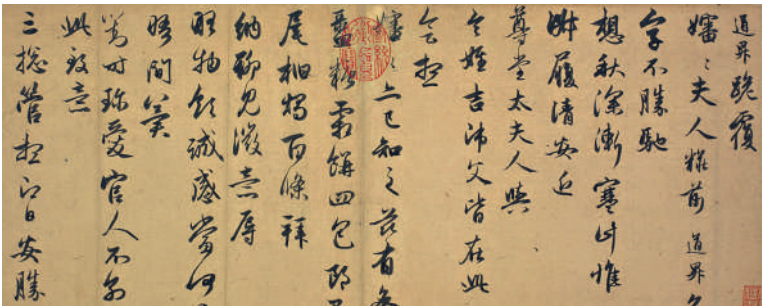
還有片初，Jeremy跟Lowen在一場浴室車禍中初遇，如果是前者安排，目的是引Lowen入局，

那又是為了什麼？尋找盟友聯合起來再下毒手？但也未免太狠太無法無天了吧？如果是巧合，那幕戲又似乎太多餘太嘩眾取寵了。《不存在的罪人》的懸疑感跟驚悚感不俗，但難免有點故弄玄虛和穿鑿附會。



雜果實治
羽羊
逢周五見報

管道昇行書《秋深帖》



▲管道昇行書《秋深帖》。故宮博物院藏

信的開頭寫道：「道昇跪覆嬌嬌夫人妝前，道昇久不奉字，不勝馳想，秋深漸寒，計惟淑履靜安。」短短數語，既有久未通信的歉意，也有對長輩的牽掛。「秋深漸寒」四字，是寒露時節平實的寫照。信中接着提到，近來家中親屬屢次相會，又隨信

送上蜜果、糖霜餅、郎君養、柏燭等物，聊表心意。整封信圍繞家常問候與節禮饋贈展開，讀來親切自然。

此帖耐人尋味之處，在於它實為趙孟頫代夫人所書。趙孟頫信筆寫來，一時忘情，末款竟署了自己的名

字，發覺後匆忙塗改，如今帖上仍可辨出塗改之跡。這一筆誤，反倒成為考證代筆事實的關鍵依據。

趙孟頫、管道昇夫婦皆為元代書畫名家。管道昇傳世作品多與趙孟頫合作，此帖筆力扎實，體態修長，秀媚圓活，暢朗勁健，既是二人默契的見證，也折射出元代文人家庭日常書寫的樣貌。寒露讀帖，隔着紙墨，彷彿也能感到那一絲深秋的微寒。



館藏擷英
閒雅
逢周五見報

大熊貓也要戴牙套了

想到這個畫面多少有點滑稽：黑白相間的圓臉，嘴裏卻裝着精密的矯治器。牠當然不懂什麼叫正畸，但對四歲的「北俠」來說，這副小小的矯治器，卻讓牠重新找回了正常吃東西的能力。

近日，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院與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宣布，「北俠」完成全球首例大熊貓下頷不對稱功能矯形治療。

「北俠」出生後不久便受了重傷，左前肢因缺血性壞死，不到二十四小時便接受截肢手術；同時，早期領骨損傷也埋下了另一個問題。少了一條前肢，發力方式變了，加上領骨生長失衡，牠長到三個月大時，連吃奶都會漏。

這一次，人類沒有只是想着「讓牠活下來」。醫生想到了，「北俠」還小，身體仍在生長，能不能趁這個時候，把歪掉的下頷慢慢矯正回來？於是，人類口腔醫學裏的「生長改良」理念被用到了熊貓身上。

矯治器戴上後，飼養員幾乎全天候守着「北俠」。餵奶之前，小心取下皮筋；吃完後，再重新戴好，還得防止皮筋掉落被牠誤食。獸醫則同步調整營養，既要治療，又不能耽誤牠長身體。如今，牠已搬到都江堰貓谷，吃得香，玩得歡。

這件事有趣的地方不僅在於「全球首例」幾個字，而在於我們今天已經願意為一隻動物作這麼細緻的治療。以前，受傷了治傷，生病了治病，能活下來便是勝利。如今，標準已經改變——不只是活着，還要能正常進食、活動，甚至盡可能舒服地生活。

科技讓醫療走得更遠，而讓這條路變得溫柔的，是人類開始在意動物「活得怎麼樣」。



萌寵集
焯仔
逢周五見報

爽

喜歡「爽」這個字，它用來形容暢快的感受，一語中的，乾脆利落。不論口語或書面語，有「爽」字的詞語，多可以將原本的意思進一步提升，並將抽象的快意具體地形容，例如「清爽」、「舒爽」和「乾爽」。若用來形容食物，如「爽脆」、「爽甜」、「爽口」，頓時就能讓人知道口感極佳。近日香港氣溫下降，讓怕熱的我終於得償所願，再次感受到「清風送爽」，然後在愉悅輕鬆的狀態中聯想有關「爽」字的東西，找寫作素材。涼風中，靈感湧現，真「爽」！

「爽」字也適合用來形容人的性情和待人處事的風格。「爽朗」、「爽快」和「爽直」的人自帶討喜的特質。而「爽」的相反是「忸怩」和「彆扭」，凡事不能直接表態，擔心別人誤解或破壞氣氛，所以吞吞吐吐，「顧左右而言他」，半天問不出真實的意願和想法，硬要人猜。跟這種人合作，不

論處理公務、籌辦計劃，甚至組織家庭，其實都有難度。那種明明有事卻又不肯爽快道出，還要含淚搖頭說「沒事，沒事」的人，以為自己犧牲小我顧全大局，其實只是用柔弱掩飾自卑與膽小，還要扮「滿肚密圈」，死也不露底牌。若不能對身邊這種令人「不爽」的夥伴視而不見，唯有「扭盡六壬」引導對方打開心窗，過程或比向人求婚更難搞。

愛「爽」的我當然不喜歡上述那些「不爽人」，若硬要合作，也只會尊重各人表達意見的機會。那些在工作或日常生活「兵荒馬亂」的日子裏還不爽快表態行事，我也不會再特別給予開導，唯有當他們透明，自己「爽手」點去處理面前堆積如山的事情。



竹門日語
簡嘉明
逢周四、五見報